

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東莞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

正月遣使齎勅命瓦剌賢義王子惲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重治

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責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于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議疑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上知其忠。

誠召陞是職。

何不也共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

都督馬瑛充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叅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上視朝罷。御文華殿。

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若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王誹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據前八保取回耳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

此輩時附
于和平交
趾之際更
覺渾然無
迹到今亦
難辨乎矣

良史

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
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
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
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
不肯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
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
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上顧士奇策曰卿兩人云何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
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
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

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
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
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客臣等四人
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
明日士奇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
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釋義、剪衛軍閭
羣兒等死罪、

羣兒妻毛素淫、李宣以告羣兒、羣兒妻毛欲殺之、毛于
是囚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
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布事、他適實不爲盜、擊壁聞鼓
奔、上曰、平人豈可在獄、果以事他適、當有證據、令
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有完驗、上命釋羣兒、毛氏論
反、謫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彥治盜、但有

誠恐可不
慎矣

爵不足以
榮之其人
奈何

疑獄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蓋
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實，
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宦也，
宜減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
貸矣。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
閣參預機務。

陳建曰：宣廟柄用陳山、張瑛，猶仁廟柄用楊士奇、
黃淮，皆青宮舊恩也。然山、瑛人品不逮，故皆不得久居
內閣，後亦無稱焉。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璉，廣東東莞人，以魯貢爲桂林教授，遷助教，永樂初知
蓮花，有治。本擢知滁州，均徭役，時征歛，禁釘戰墓，民用大

初。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求言。除積最。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州事。弘治壬午。嘗與同考官試進。應符須平胡頌。競歌鼓吹。擢四川按察使。會吏部言。頌素有文學。召改是職。後嗣于時。會李與歐陽修。王禹偁。馬三賢。評云。

沈慶爲行在翰林學士。○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戊申午朝退。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

韓中

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時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領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于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韓中

六月。命造石室。華表。享殿之屬。楊榮言。太祖開創。太宗中興。固宜設此。以表功德。此後守成之朝。自可免設。以省民力。且一費百萬。于先帝何益。上從之。遂著爲令。○上謂夏原吉曰。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餓死。河南新安縣山土瘠薄。民多困乏。知縣陶鑄。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

民情物命
體有兼至

大恤民力

其專擅。○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請建三萬。瀋陽廣寧。並
州諸衛學校。以教官軍子弟從之。

七月。順天懷柔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輪官
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
乞弛禁以便民。上可其奏。仍令以時取之。毋恣意砍伐。
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紬絲
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上命減半造。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

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亡
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矩為偽兵
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塞夏好邪亂政為辭。中外洶
懼。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即為內應。輔即轉其人

白于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等
 上親征上上難色原吉日臣昨見命將而基老變退
 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
 表甲船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
 楊榮言是上意遂次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
 得以時自效上曰卿等足備此願朕新即位小人或
 懷二心行決矣今大索華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勳
 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黃勳
 守居庸哥令北入胡剌法司盡弛軍旗則徒從征戊辰
 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率皇城安都伯張安廣
 寧伯劉瑄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率京師已巳命豐
 城伯李賢侍郎郭璉郭敦李和督軍餉鄭王聽政雲王
 懿塔爾牛北京新平侯袁孝武安侯鄭京都督張升山
 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袁少傅士奇少
 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中尚書胡濙張本通
 政使顧佐扈行賜武侯祿為先鋒中尚書胡濙張本通
 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開從臣曰試度高煦計
 安出或對曰藥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
 彼是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上上曰不然濟南雖近
 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設軍家在藥安不肯存此

自出師至
秦銳不端
旬不血刃
可謂神武
不殺者矣

勅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之
上令高煦寫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殺城中罪止同謀
從者不問遂執王城等下行籍衣獄於未令祿本鎮撫
樂安吹樂安爲武定九月乙酉班師命上官頌繁高煦
父子赴北京錦衣衛繫王城朱恒盛堅典仗候海長
史錢異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囚誅惟長史李默
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新榮于義大津鎮守都督
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根仗數事覺相繼誅
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
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縶繫大內道
達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熱觀久之
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
怒亟命壯士昇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
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煤炭達時火熾銅缸庶人死
陳建曰楊夏二公此舉鑒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
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戰諸將所畏苟宜廟
作決機風馳電掣遂使羣虎互解曾不崇朝竟清本然
茲非民社之大幸歟

守正不阿
所全甚大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手勅諭趙王
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
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
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
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上
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
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
夏狀云真起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
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

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
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
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意不釋。
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願問。惟召榮及義。
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
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葭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
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論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
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
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
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澹。

事定而人
品自明

廣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聖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疾之。

先是。仁宗遣中官山壽貴勅黎利之罪。命爲清化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大。通帥諸將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視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巳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通懼。師却。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諡。

節愍。官其子振爲給事中。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

愈仍來供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陳建曰項綴錄記黃文簡好詆毀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榮人自是有旨亮奏對久乃告病侍親又考三朝聖諭記淮嘗毀胡廣揚士奇二人于文廟然則文簡好書毀同列事固有之耶書怪洪熙初繩愆糾謬圖書之賜與誥辭二語之應獨淮皆不與豈亦所謂反爾之報爲二楊諸公所紀故耶以此觀當時內閣諸臣似亦未盡協恭和衷之義云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歿之

忠荊州人永樂中進士授河東以言事出爲知州至是黎賊侵閉鎮城藩鎮以忠有恩厚使募兵治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擒兵所縛諸賊酋責忠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國乎富貴忠大怒噉地大罵奪杯擲中府而遁賊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特旌其門賜營口忠師忠降難從容賦詩

以民情
吏治良

日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缺奉請土師紅塵夫路風霜
苦自比縣心天地死向清荒底有日生還北關定無
期美竟不正西風散
願助天戈珍板夷

遣御史清理軍伍時軍政大壞奸軍匿藉反誣擾良民充
伍所司利其賄民多受枉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分行郡
縣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十月復檀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民詣
關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復任必其
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十一月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
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

七

薄征徭命行在禮部會議行之○上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蠲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張本爲兵部尚書○是年陳祚于謙爲監察御史初祚由庶吉士陞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

宣德二年

正月申明屯田法

二月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

漢諫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若有失則爲臣者匡救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爾等常祗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及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浚曰清和恭靖。

按楊文敏家集記。受賜銀圖書五顆。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魁仁。胡忠安家傳記。被賜銀圖書四。曰昆陵胡漢。曰文恭。世宗曰。大宗御章曰清和恭靖。餘未有考。

進大學士張璠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會試天下舉人
取趙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璘
虞復見楊榮獻頌○改轉運爲支運○命定遠侯柳升帥
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陳洽旣敗
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
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
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命都督俞
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提擡數叛
擾邊故命雲鎮之

公坐以此
試之非真
有所懷疑
而持決也

陳建曰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
尚誅殺山裏殺蠻之則絕後矣公深泥有將畧用兵如
神而廉正罕比其取上官一以威信刻期征調無敢違
者帥府鄭隸雙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爲將不計貪矧
廣西素尚貨利我將何如鄭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
沾汴點墨終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
彼必疑忿奈何鄭言居官躡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乃不
畏朝廷反畏蠻蠻示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
操始終不渝固不出鄭而密亦不向云○又按傳信錄
太祖開國初用葉春王與宗直題後有天下以其老成
不貪除春爲儀樂司副使陞福建參政除與宗金華知
縣李善長諱曰典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
典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謹儒與吏不及干
牧民何有後累遷蘇州知府河南布政是謂比鄭隸事
觀之國初雖賤隸也猶有如此之
賢近日儒紳士大夫咸反不逮何與

四月廢晉王濟廣爲庶人安置鳳陽

按晉恭王愍卒世子濟煥嗣王濟煥子美圭封晉世子
濟煥之弟濟廣張長失愛其父并憾濟煥不爲解

若無此機
枉死矣天
蓋信之以
愧世之幾
者

族慶成諸王曰訴濟塔之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誣濟
塔罪竟奪濟塔王爵寔美主為庶人濟塔遂得嗣王又
誣承奉左徵佐濟塔為逆遂治京師濟塔益驕橫百方
由苦濟塔父子恭王年老不能平走訴父皇主召
左徵下獄中令馳驛召濟塔父子時濟塔回空室已十
年而府中亦言左徵已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室
解濟塔釋縛相抱大慟濟塔由是怨望出持請濟塔父
子見文皇行在所濟塔病愈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
塔遂封美主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泰王故有田在
建伯麗祿平陽文皇以與美主矣濟塔奪之美主以
聞仁宗再三論還美主濟塔不從仁宗書諭濟塔曰
美主父子固頗多年詩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
咏感念無已賴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主曰朕已
諒昔王讓汝田兄弟叔任才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
憐汝濟塔得書益廣致狀至府中造囑詛事仁宗崩
又不服喪宣宗即位憐濟塔父子時時問勞濟塔悅
詛事益露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
兵器寧化王濟塔告變上執高煦又得濟塔與交通
書其所造詣高煦人又走京師首報內使劉信又奏濟
塔懷取屯糧十萬石給養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

熒毒其母，遂贖始懼。上以勅有旨，濟黃至，示以諭。所發奸逆狀，遂發其狀。頭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黃熱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嚴上發告，徐徐察之，亦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黃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遂遵祖訓，免為賊人，屏之殿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日：「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妄冒。」

按楊東里集先是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請南直隸蘇常諸郡者說意得軍功民多受誣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執不從御史怒數詬詈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頗宗璉以克于枉者十七八府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干計怨聲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之遂以蘇常二郡推之天下受枉者不可勝言矣嗚呼以民枉而差清軍御史清軍差而民益枉則曷若勿差勿清之爲愈乎則曷若併其差于提按而使官減一員民減一害乎然此猶就弊論弊非究本之論究本之論其見于治安要議具見

于此紀弘治之二年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旣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

不示弱以誘我。况勅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聞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鋪。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

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擲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宿死。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輔江西南康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爲人持朴。撫士民。衆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郡縣多陷。子輔與守將偕兵民於死守。數月寇攻益力。城破。兵民皆聞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師歸亡與寸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上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復其家。

叅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

年然後得之此表出叅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

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

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

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

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

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

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高表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齋詔冊封陳高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陳建曰交趾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爲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趾設置文武諸司大小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文皇之爲郡縣也蓋欲交趾爲天下今乃棄華人爲彼蠻貊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遣王通駐師境上分節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英國一定交南並

此論大也
二場必無
以辨

願所望而震焉者。使之相親。親則可。愛則可。取則不可。不
則。青黎。使盡歸中。華之。心。然。後。能。與。清。而。卦。之。斯。不
爲仁。雅而義。著。受。藝。斯。時。利。所。發。得。者。止。于。境。土。所。畏
者。英國。川兵。從。其。請。而。使。歸。華。人。宜。無。不。承。者。二。場。不
知。出。此。過。德。往。報。遂。一。切。弗。然。知。敵。欺。而。不。拔。憤。因。感
焉。不。悔。不。旋。踵。刊。達。禁。隔。自。立。二。場。亦。未。如。之。何。寔。反
無。名。示。弱。之。論。
確中一時矣。

十一月、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

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
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閑、貴
妃遂正位中宮、旣而、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命居清寧
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焉。

按、程濟錄云、成化中、禮部書疑、夢會題陵廟事、言、宣宗
晚年、欲追復故后、歲荒、餉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

此與宋仁宗聖訓同。尋亦追錄事類同。後天聖中。英廟承先志卒。復新。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記云
瑄以南京
爲一爲重
東陽府志
者則外史
所載未可
盡信也

皇朝續修通志

瑄級曰。錄云。宣德中。召用舊人。襄義等皆依違承順。惟黃福特正不阿。命親鼓。曰。臣性不好戲。命。國。日。臣不。會。若。棋。間。何。以。不。會。曰。臣。初。時。父。知。教。其。教。讀。書。不。務。無。益。之。事。上。意。不。素。累。數。日。務。讀。書。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受。用。之。宣。德。之。也。向。使。遂。夏。諸。公。皆。如。此。特。正。其。勢。未。必。盡。錄。之。則。君。德。可。學。天。下。可。治。矣。瑄。由。西。河。津。人。初。爲。縣。年。十二。作。詩。賦。歷。司。奇。之。補。長。從。范。氏。二。先生。講。學。開。張。朱。書。數。日。其。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志。愈。多。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學。士。可。學。令。人。遠。近。當。一。議。而。瑄。日。其。奉。糾。劾。之。任。無。他。志。之。存。一。日。二。時。于。班。行。中。尋。議。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用。之。其。數。而。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上曰。伯夷大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

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
民計也○侯泰事覺詔繫于都察院獄以泰秘漢府反
狀復受人賂故也

戊申宣德三年

正月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
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
撫部屬○主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
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

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吏。鞠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二月。冊皇長子御名祁鎮爲皇太子。○封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宜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川。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

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上田俾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常食租米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以李襄孫罪免爲庶人○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酬酒相繼敗故作酒諭○琦汝敬還利表陳嵩卒乞守國侯命○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作私第故也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于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強

許之併飭戒有司

八月壬午 帝第二子生是爲郕王○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濟姚文直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臨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官耆朝見上諭州官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于溫飽

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仍遣捕虜衆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錢將軍店乙丑駐蹕偏頭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諸王文武官進平胡表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陳建曰官制英武亞丁成祖故平內難艾外夷皆躬親戎伍如權帖拉布山太孫時嘗田獵滿武從成祖非征知用兵耳然亦以土爾其未達來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成陣戰勝攻克因非偶然也至正

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英宗生長深宮王叔不知而欲放之遂致象廬之禍故史書謂正統土木之失宜總此後誤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上率鉄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督前斬敵功多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

所願惜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
榮曰是時賊貪方賔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
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
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
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
風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
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
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
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賊

簡顧問謀議職名俸祿悉如舊。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按宣府卽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峯、黃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臨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晉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與和。大寧、遼東、并肅寧夏邊圍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盛國蓋三百里云。

巳酉 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慄然。吏有遭撻者。拊撻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廢。

不爲佐
更以實
大臣各
之進宜無

平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石薪炭馬刍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爲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數日朝臣之覯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千聖怒但付佐自治恩典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悉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榮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陳建曰祿薄而薪勞無資固非陛下之道歸皂隸而使給薪芻亦非正大之體後來緣此遂有榮祿皂隸之設銀代役始名正言順事體穩便盡亦可行焉

兵部尚書張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齎送勅書劄與驢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

不獨惜費亦甚便民

一聽從之。

四月書諭寧王。

特寧王懼奏曰：宣統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千孫以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米姓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因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存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王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殊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甚米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領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通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生受，遇之于途，或分道，或左或右，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以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輩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子粉飾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上，尊尊親親，各有攸宜。性者通賦高煦，在太宗時，遂造

大罪及予副位特加厚之而包載納心終謀不軌輒去
得大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權臣舊制具本指
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戮辱示之照懼
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與何
相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或謂來諺蓋
在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
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
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
之矣亮

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頌自奏年少學未充不堪人師願就
太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爲泰和典史俾習民事如
有餘力亦可進學○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
漕運

五月初設鈔關○諭工部申飭府州縣及時濬築陂池堤

堰其爲强豪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其實聞已而府縣官悉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建視怠廢者糾劾之

八月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

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監俱罷

當以上等從事

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

上亦察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

山雖侍 陛下久然嘉學多愆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潤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戊子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士奇上表謝恩帝勅賜詩褒荅

按是年幸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使事不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上命于庭中騰地置施始得會食

中堂

帝閱武近郊

十一月太僕寺奏請遣官閱草生馬疋上諭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

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勤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陳建曰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牧至宋與我朝始教之于民宋保馬坊于王安石我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寺卿楊砥奏行其為法徒爾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此等極當變之時丘文莊詳之大學衍義補愚尤究言之

皇明從信錄卷十六

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七

東莞 陳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宣德五年

朝賀錄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

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實訓六卷○少保戶部尚

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按吉天性寬平，襟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節愛，
爲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典大役，供餉輸給而民
不騷擾，雖輜輶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譏不誠，皆謂吉
君子長者。呂震嘗言：「上前短吉柔奸，震爲子求官。」
同吉言：「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
才德相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吉言：「此不足展其
才，悅得陞侍郎，更撫寧有從諫計，所服金織賜衣，懼錄
送吉曰：「汗可流，何懼爲？」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嘗

史記曰：物皆有性，吾未嘗信此。慰遣之。在朝吏議：「所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託更僕，卽肉祖以候吉曰：汝何與焉？」明日，抽至。上自持不離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震懼，惟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僮僕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敬慎如此。」吉嘗處修三朝實錄，又嘗治水東南，吳人尸祝之。官是時，塞夏齊名，奏請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上命可孟期于濟國。二十年，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寺官竊減外夷供給。上諭刑部侍郎施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率

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待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鈺、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廖莊、劉寶。○清明節。上侍皇太后奉天

帝后謁陵

壽山謁

長陵

獻陵。戊申。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

京師道中下馬。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載米糲三推。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予命農耕夫。人各鈔六十錠。一路如之。遂錄其語。至歲終。命

楊女奇、權榮曰：耕亦當體念。孟志道：兼語去處。漢書：
陳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倦而耕，不仰以觀，召而
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晚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
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
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息？曰：冬其逸乎？
乎曰：冬然後躬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息也。曰：民有
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
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
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其或
不勤辛，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近或一月，遠或十日而

所以民
之悅樂于
農

所以民
之悅樂于
農

近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國
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
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
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
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買之勤
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于縣
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
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
忘也其一人率輩出坐廳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請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坐人此我所目睹其

惟不能知也。朕聞其言，默意思，是小太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賚之而遂記其語。○敬江南民，遷爲兌運。○頒寬恤之令。上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論曰：今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楷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高馬驢驘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尚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

以此款
入之典
中亦無
人古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
重納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謂
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
辦諸物。但一縣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
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
縣。一縣均派。苦民。年未刑獄。寬假者多。感召早。勝。悉由
平。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
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亡一。餘皆
為所管之吏。種種不得營生。以致嗟怨。臣等謹請。將
蘇州府屬。及蘇州府下之半。放回。上。款。曰。朝廷在。在。在。在。

知貴貴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
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用。早頒行。○上于文
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
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于親密之地。對曰。榮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
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
貴人之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
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勅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
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
厰馬三五匹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

未知其家馬多。即詣于市。朕知之審矣。果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幸姑容之。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

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軍見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犂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

此等時知
之而發之
者僅一二
耳其外安
可勝數

事從之。○置萬全都指揮司。

七月罷刑部尚書趙狔侍郎余士吉。

時本部所繫強盜吳晴全、張泰、符次、乃詐病死、相驗、座
之、其後復出劫人、又有蘇州安港巡檢司、因富民過達
之財、誣作強盜、咸送刑部、以縣獄官獄卒、縱死之、御史
劾狔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狔等焉得無
罪、上始而大怒、既而念狔等歷事先朝、今
又皆老、姑罷其職、令都御史兼舉部事、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
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
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
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贖于冊令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于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不行

薛應旂曰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悅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種糧雖江南之疏稻亦可植也山東過濟心河沂諸水河南黎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澤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宜植稻矣奈何經書強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今道旁之官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商民力烏得而不竭哉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

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捷聞
故有是命秋卒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遇秋毫無
犯善撫士卒裹創赴闕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追封新國
公諡忠武。

按本東日記獨石參將黃瑄言少嘗事武安侯鄭亨陽
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矣武安治大
同極有威嚴前明一出街頭大丞皆走避之朔望惟騎
馬過城隍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除寺觀祠堂一不
顧也陽武策獨石陞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不毫
髮科擢尋以病還朝修武沈詩繼之則貪濁之風作矣
考亨鎮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
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
何人勿壞我守事也建按武安陽武不獨
可爲智勇名將難謂之賢將亦何忝哉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率羣臣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
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
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
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
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修省以荅天意其止勿賀○以監
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錢塘人骨相異常七歲信蘭占泰見而奇之曰
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遂永棄辛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
偉音如洪鐘遇事敢爲不避權貴嘗扈從征高郵罪人
既得上命謙數其不義辭殿義正矢口而成大柄
肯自是受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
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超授之時年三十二各省專

議處
於此

以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時越王已絕故也，先是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往。

忱江西吉水人，爲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故弊皆爲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美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兵部左侍郎。

車錢楚人，舉于鄉，授武選主事，遷員外，以清慎得名。歷江西參議，入闕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餽車一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復

人爲時方邸中能理繁劇時傳言湘蕩當有變謝澤
江諸郡良守以事知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爲職方
丁內艱奉情治事至是起陞侍郎

以禮部郎中况鍾爲蘇州府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
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縣
繁劇難治遂報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星書假便宜
從事馳騁之任鍾初視事賜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
當否便判有弊盡輒噬之通判趙浚肆謾侮鍾亦不
校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至條屬以
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勅未嘗宣今日宣初旣宣中有
條屬不法徑自拿問之于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
吏老言吾聞郡人多武無頓誑善人吾有彰瘡之術
不能如國器老子自爲訓訓今以展若等速以善戶惡
戶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廣致鄉飲惡者吾且爲百
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
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發應痛貶若干然乎某日
某如之某胥膝服不敢譏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

命釋之。俾皂隸有勢力者四人。與一官。都空牛。餓死之。皂姑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受賦。何鼠輩爲吾割虐哉。耶。高投之。立死。不延。死若銅。昔皂隸如命。立殺六人。命一人鈎其髮。拈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等情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奉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時與况鍾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瓊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陸本深陞吉安府知府。監察御史何文淵陞温州府知府。後皆爲名臣。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由夫年勞之拘。所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蓋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顧君相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是年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極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求之。聖君超拔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其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學自濯磨。奮勵以求無負于君臣之知。匡國寧民之功。昭耀簡冊。祖宗致治之盛。有由

然矣大抵起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一
 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舉才無以成一時
 泥品跡使人自貴而絕其向上之心息其存爲之志三
 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其不便國家生民之尤
 其不便也祖宗朝三善成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
 是故今時人才豈無同于衆况數公之區而三弊以限
 之拘之怠之絕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于世與無
 才耶其不善用才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真無
 耶謀國者試思之

三壞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
 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妄天下
 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平利未必能驅羅真才如黃福
 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京人是以進士未必皆
 優下舉人舉人未必皆優士貢士舉人貢士之外
 未必無善和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貢士能
 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計日之選並行不悖矣

安南黎利基陳昌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臣成

亦千古
缺陷事

請與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爲安南國王。自後朝貢不絕。

按黎利初乞立爲帝。陳大凌特假設之辭耳。其實利一向專國。故張英公謂此出於利之謀。至此其情益明。值中國厭兵。遂一切包容不較。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

通論

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何如。衆對曰。順
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曰。此言正合朕意。
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
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
大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
復賜賞雪宴。上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
之序。

十二月二十夜。合舉星見十九株。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
有慧。羣臣表賀。○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隄。○是年
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按希正在曹，得民心，有以史計取民財，縱火燒公署，希
正執之，試送京師，御史以他事送正，被逮，縣民八百餘
人訴于通政司，希正廉能公敏，寬平正大，明盡恤民
政，請息奸吏欺公玩法，通政司遂又付郵許府追索
者，希正逃遁代訴，郵移文吏部，以聞，上
曰：希正君子也，遂還任希正仲淹之後。

封昭皇后弟張昇爲安伯○山雲討平慶遠蠻

辛亥 宣德六年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翊之，賜

燕，盡歡而罷。詩曰：九天日月鞠祥光，萬歲慈幃樂壽康。

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令北直隸地方比

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

以并田之意則有一之賦民按田而有其名矣家強而後而數之十猶十無人見及此也

不起科

此我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錄不起科後宋遂致權勢奏討爭占之機王牛溪謂今北方平原沃野千里一望皆不起科于此可所并田之法焉是亦一德也謂一平謂以竟寧三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給產經傳所有成法楊東里諸人得君行政如此其事且久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之近小此三代之下所以無善治也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

祚吳縣人永樂中出庶吉士為河南右參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戶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疏劾上從遂遷議大學衍義大器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下講學講學要陛下備有聖賢借經之典未其典來講學之功少有程度下聖賢精微之遺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學真偽考求學究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寶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陛下崇朝

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開歇使知朕爲忠賢
之可親訪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此而治若何而亂故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聖賢之學明先德業而忠
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下邪佞以苟巧薄上心
者自見于疎遠天下之民受福上覽疏怒其
中含議諷差官校建禁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
衣衛獄禁錮者數年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
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
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
便是養民亦何必拘千古法○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
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析
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卽如生之者衆四詭行

即是讀書
知矣夫

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晉幽燕君承承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厲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占小民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求用上以其違禁付刑部治罪。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

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

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

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

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

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

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恐

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

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

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發人
宵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羣盜中，真盜不
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上旣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
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
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蹇義
嘗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
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按忠，初名也。先仕于元，太宗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
一年，以其部屬來降。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

忠宣公三年，扈從巡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
斬賊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上甚悼之，賜祭葬。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十月，書諭伊王時李驥知河南府，伊王屢有非理之求，驥不從。府中官校虐害百姓，驥又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初唱班，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選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驥蒙恩守土，遭王摧辱，遂以情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護邪小人，激王厭知府之計，故成戕之。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

孜簡易沈嘿不伐善爲名病革士奇榮問之孜惟喜榮國恩重已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孜何言或謂其身後之澤者孜正色曰爲子孫求祿君子所耻

壬子

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少詹曾榮卒贈禮侍諡襄敏

榮中丞樂甲申進士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咨啓天惟良顯哉授修撰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賦天馬海青歌上稱榮宏偉上青宮與修冊朔實錄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爲首

三月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并舉棋任方面郡守官者有犯并罰舉主○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乃法以人
同弊原相
衡而末可
受也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備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今
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
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憲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
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予麻二弊
至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爲不若迷行周官推賢讓能之
法律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
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權授由吏部
而所以權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乎其可也

臣

猗蘭操曰蘭生幽谷芳馨曄曄其芳賢人在野芳其道則
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平野人芳女其予輔招隱
詩曰天之生賢道蓋厥身切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凡
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
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予身異域區區百無一
木同腐予嗣祖宗親臨其邦求賢圖治宵旰皇憂
才倍矣事列在位道行身辱百世之責緬彼山林豈無
遐遠性而不來悠悠我思歎石枕流遠引高蹈難挽其

第五卷 平涼府志
卷五 平涼府志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陝西西安諸府州
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
縣六盤山暨蜚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
孫路黃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
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宜如舊開通之乃命布政
司給官錢造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六月修各郡縣廣濟倉洪武間凡府縣皆置東西南北各
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有災荒以貸貧民時有司忽
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壞穀司掩爲已有御史朱鑑以爲言

上令各郡縣修理儲集給貸以時仍命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之。○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上親製翰林院銘

其辭曰。廷有司言。目周則然後世僕用。念審而重策令。所由講學。所資機務之屬。于及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言。致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歸孟以陳。詩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忠于外。心存大公。罔私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修。欽哉。無戢。

七月。上燕間。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車馬圖。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

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厲。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有蚕繰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蚕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盜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執

此其一端
更節可知

諸學校皆不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
分各府知府亦自顧聞其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
置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
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上命
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命有司致祭康澤廟

按廟在高郵城西北湖中神姓耿名邁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為神屢見靈應累封至宣慰康澤廟
康澤廟之者舟行無波溺之患旱暵有甘澍之應陳直
請令存司春秋祭祀上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
宜從其請

八月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
意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應深遠可行祭六

卿無不言
言無不盡
宋星有滿

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稱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

其能以
方利害為
心者

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九月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飭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疏濬則三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南番白葛達國又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縣德鄰國即

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修祖陵并陵

癸丑 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
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
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爲職不以阿諛媚
悅爲恭楊文貞前議寔美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上
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去
塞何能以寸意當時林長祿陳祚之因數年矣諸公上
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教一人之章之爲賢耶宜乎
本文達追憶解縉之能于聖後而謂諸人之不及深美

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小人侵擾○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所督直隸河間等衛府山東濟南等府五年六年孳生馬騾駒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一匹宜分給直隸真定等府及應天所屬無種馬民戶牧養從之○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辛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上曰淮與英國公張輔及壽春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三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會集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龔真定晉寧人初來第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罷改太
和典史朝已改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
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
洛象數盡對博旨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
明敏疎通爲士奇愛重之薦
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
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之山直
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鵲躬睹首
陳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講藝共舉義朕承大
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頃心爲情任舊老而卿引

疾先還翔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是時朝
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
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涵碧蕊傳柳芙蓉相映好
鴛鴦弄晴波紫雲紅雲拂瓊島芳段在咀酒在堂工
歌鹿鳴鑾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庭闕身江湖
嘉峯高青不及中有謝公舊游跡采芝廟本可長年應
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
諸石作奎文亭覆之

七月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
祀鄉先賢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此
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因褒崇忠
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
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甫進
頌○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揚士奇進頌
○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
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
上者考選貢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
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以后常行之○冬詔合臨御以
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
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冀銓鍾復趙恢
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
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崑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

宋賢之切
考復海志
真屬新之
主也

高一瞻望翠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
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
勉哉惜居諸○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
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
黃純徐惟超訓導婁升七人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
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
奏定濟農倉之法

按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
官及耕作多率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領家產者
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亦虧惟至周民
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饑會
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糶且勸借儲蓄以待賑恤乃與
州知府况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

海有同左

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
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是三百餘萬
口盡發猶不足以贖恤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
糧富輸者緩長里否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逋負者
累歲使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
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納減三
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
費月俸計其耗費每兩六斗強一石惟與鍾等謀曰彼
能于南京受俸每兩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
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
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
儲積之藏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
次之悅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夫者亦于此給借
賄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漕河道有乏食者
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井之憂農民無失所
責而私治賦免足矣是冬朝廷以聞朝廷肯從
之下是冬令諸縣各賑濟糶於貯焉得賑官之藏公有威
與民之賢者掌其糶司其出納每歲存爲之除十中下
一等戶內給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石給之秋
成還斗還官凡其違約皆杖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

作理之
何如正

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聚新
度米以賑貸。而民不知登。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謚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是功偉德
理盡天授

瑄合肥人。以指揮從。督餉事。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
江北。以迎濟封伯。永樂初。奉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
灣城天津衛。募兵萬人戍之。築淮陽捍海堤八百里。置
罷海運。漕會通河南。北餉。遂取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備
真瓜洲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大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
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運開四十七。建徐淮臨
通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設井樹。以便行者。總理周
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公殁
。清江浦。然清
。亦勞。往存之。

十一月修理南京宮殿。○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
全諸書。○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
守淮安。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洲水次補給牌
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往至
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
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
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之灘山東濟南
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贈湯陰伯謚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公有守城功受眷三朝屢登八座衣
食僅充幾不能葬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哈喇真等部皆應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賞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十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本不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南京刑部右侍郎段民卒。

民武進人以進士起家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以私卒于官貧不能葬長文格爲罷祀始成驗成化間葉文莊請褒民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文華殿○交趾黎利死二子開弱奸臣黎問黎察構黨仇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勅廣西總兵山雲戒備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急于政事掖廷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

內外皆不一傳而禍生閭閻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
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
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
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上曰晉武以開
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
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
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
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
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
道哉

九月車駕還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廷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嘗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屬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避。所以不聲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子神孫繼緒。武時。屢更邊關。非然耶。曰宣廟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浚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作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講家規箴。存疑錄。衡行錄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窬。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遺喪。五味不入口。寢苦。使塊。始終不見。既薨。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設祀祠。年竟。肅廟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獨一書。與父讀之。其言曰。佛。六。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平。性之。遠人。亦。皆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

楚陶而外。方岳重聘。不敢以屬。雖特。至其郡。必敬謂之。
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王。其去取後。謂蒲州學正。權。
弟子。上草。願。留之。蒲州弟子。亦上草。爭之。蒲州先上。得。
允。後竟終于。一。蜀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
感人。
如此。

陳康口曹月川學行。猶在。受康。與。蜀之。右。揚。方。震。理。
學錄。乃載康。而遺月川。豈。其。為。校。官。耶。正。德。中。大。
司馬彭辛。養。澤。稱。曹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
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東。隱。曰。表。朝。一。代。文。明。
之。盛。經。濟。之。學。其。盛。于。誠。意。伯。公。清。溪。朱。公。至。于。道。
學。之。傳。則。斷。自。施。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諸。子。誰。可。
于。

鑄宣德通寶錢

十月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果卒

熊果進士。累。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等。處。水。
災。所。至。恩。威。並。行。賑。恤。典。學。以。治。行。著。聞。卒。

柳仲史會類佐有疾召季行在朝堂
改系節胸子弟之故喪葬之行事于情之

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之五業及
治效侍臣曰成王即位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
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燭亂成王得保文武之
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達及成王定奄
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雨彰周公
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
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
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
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獻即獻耳
又何用路
斯易知非
庸人視爲
可貴而以
此視天朝
急耶正辭
以却之具
兄 聖所
聖所

十二月瓦剌喇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輯貢。陛辭命指揮
康熊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
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
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
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
表裏。○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上斥之。
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
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
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不
見矣。世之以終不悟。甚可歎也。○差監察御史一員。建

高麗家情
實求也為
人力惟難
則故本之
渝矣

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牧草一員巡視
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庖
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擾擾者皆令執奏先差
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
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
關防巡察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投巡視禁革奸弊一年
一代至今因之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上不豫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
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極

榮與英國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卽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陳建曰菽園雜記宣廟崩天時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禍取裏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諧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不搖卒定大議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
鄭曉曰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承睦宗思賢求士
朝蒞政動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獨視間江南農民困斃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輒賜保全慎于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若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課公勤警備玩愒法司覆上刑者常垂寬宥獨懲賊吏剽竊成盜不如其諱誣疎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殘廢固有直書作

直旋復覺情類遇知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
下舉革惡在其爲一體也故體微大臣元氣漸衰米
膏乃人當是時舉賢益用百姓相安雖有美矣盛舉米
其爲治平也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屐無一日之憂然性天
骨硬遇事脂韋無所匡拂故上紳譏其與時浮沉李賢
譏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爲人矣方之
前代蓋唐之蘇模稜宋之三青宰相之流云

恭上太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

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

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 皇弟

祁鈺爲尉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

忝預機務。薄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
繫林知州林長楸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
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祚且未
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
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
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養禽獸者。令家
師。黠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
石。黠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黠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
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况夷狄
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

實國家至
要三條在
何可不慮
波

聖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
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人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民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內
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皇

上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遽敢言然此至重伏望山

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

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

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

上疏
第一

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整肅以輯寧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叅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叅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擢兵部郎中徐瑞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按瑞常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謀議有術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新脫貧無可繼具酒食令妻勸瑞而出避之妻有麗色瑞絕都而去後復其文移成明日伺其人口汝何至此乃爲脫免。

暑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轉罵意在嚇嚇不為
意後主事沒焉為舉送之婦後至兵部尚書
陳建曰詩云肅肅兔且據之丁丁趙趙武夫公使于
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且兔之野人而其才猶
可為干城之用也在我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侔
焉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郡擅政譽與蘇州况鍾齊名
南昌萬淵與徐瑄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衡洪梁龍士安
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降為部曹者不可彈劾所以然
者由當時有無薦之科以為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
吏之徒而皆爭自濯磨奮發為君子為名臣也成化而
後保薦之途塞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雖
歲貢絕部曹之陞而況吏員乎語曰教化行舉小人不
陞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
監寵信之于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集百官及諸
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金事
紀慶為第一遂超陞都指揮會事廣為人排常備衛後

帝以衛卒之宇居庸者往役、聞闕遂大見
親歷後累官都督鎮阿濟軍鎮宣府

皇明從信錄卷十七

終